

神話中的死亡

麥家儀

死亡是一切生物的本質，有生必有死，這是大自然的必然法則，即使是萬物之靈的人類，也無法避免。在人類的生命中，死亡是一個最大的謎團，因為從沒有一個死過的人回頭向在生的人談論死亡究竟是甚麼一回事。人只能夠從其身處的自然環境、文化風俗、宗教信仰的氛圍中慢慢營造出一種對死亡的觀念，因此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群體，不同哲學派系，甚至不同時代的人對死亡都會有不同的看法。今日各科各門的知識高度發展，不同學科範疇如宗教、哲學、心理學、醫學等都曾對死亡和瀕死現象作出研究和詮釋，讓人們對死亡多一點理解；不過在原始時代，人類還處於嬰幼兒階段時，我們的祖先對自身和大自然都不甚了解，意識上還是混沌空虛，他們究竟如何理解死亡呢？這是一個很有趣且值得探索的課題。

本文就是嘗試從中國古典神話中，窺看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如何看待死亡這人類自然的現象。由於筆者的學識和時間有限，故此文不是一個非常學術性的探究，只圖將一些前人研究心得加以整理和反思，以饗讀者。

神話的本質和意義

為甚麼要從神話中探索祖先對死亡的看法呢？要回答這問題，也許我們先要清楚神話的本質。我國近代著名作家，也是一位神話研究

學者茅盾先生這樣為神話定義：

一種流行於上古時代的民間故事，所敘述者，是超乎人類能力以上的神們的行事，雖然荒唐無稽，但是古代人民互相傳述，却信以為真。

這個定義頗能反映神話的本質。神話所敘述者，是神或半神半人的超人所行的事，以我們今日科學的眼光來看，這些故事真是荒唐無稽，但是先民對大自然的認知有限，對自然現象如風雷雨電、日夜和四時的交替、動植物的榮枯，還有自身的來由、宇宙萬物的起源等既驚訝、又畏懼，且好奇，他們以為冥冥之中必有神為之主宰，於是就造作一個又一個神話故事來解釋。因此，神話不是先民的智慧，也非邏輯的表達，而是先民對自身及外在環境感情化的表達。神話是原始時代的產品，它並非出於個人的創作，而是一個生活群體的心理和觀念的呈現，反映了那個群體的集體意識，他們共有的思想感情、人生觀和世界觀。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的神話故事，這些故事反映著這民族祖先的精神和信仰，要了解那民族祖先的思想感情，研究他們的神話故事有一定的價值。

中國神話中的死亡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的神話，而且大多都很相似，大概未經文明洗禮的原始人的思維也不會太分化。神話產生於文字創造之前，因此，神話最初的傳播是靠口耳相傳，其後才由文人因為種種需要而筆錄下來或加以引用。在中國的古籍中，並沒有一本紀錄神話的專書；上古時代的神話只是零星而散亂也保存在一些古籍中，如《山海經》、

《淮南子》、《列子》、《楚辭》、《莊子》等，其中以《山海經》收錄的神話故事最多。本文從這些中國古籍中選取了三類神話，探索其中與「死亡」相關的主題，這三類神話分別是仙鄉神話、幽冥神話及變形神話。

1. 仙鄉神話

中國神話中有「仙鄉」的傳說，「仙鄉」就是存有吃了就不死的不死之藥的神秘地方。西方天上白雲之間的黃河之源，以及東方黃河之水入海的歸聚之處，就是我們祖先古人所信仰的東西兩個「仙鄉」。

古代住在東方海邊燕齊一帶的人們相信東方海上有蓬萊、方丈、瀛洲三座仙山，那裏有黃金白銀造成的宮殿，有白色的飛禽和走獸，更重要的是那裏住着持有不死之藥的仙人。《史記封禪書第六》就曾描繪了這樣的仙山。先秦時代有些齊燕的君主信以為真，派人入海求取這些不死之藥，以征服生老病死的人生限制。秦始皇是中國求仙故事中最有名的一位，相傳他派徐福領五百童男童女往蓬萊求不死之藥，結果流落日本，沒有歸國，而秦始皇自己也是在求仙路上死去的。

另一個「仙鄉」就是西方黃河之源的崑崙山，相傳崑崙山是天上諸神在地上的下都，是連接天上和人間的天柱，有天門通向天上，把守崑崙山和天門的是半人半獸的神祇。崑崙山上聚集了很多神奇的飛禽走獸和神物，《山海經》中談及的諸神差不多都和崑崙有關，包括眾神之王黃帝、以頭觸不周之山的共工、逐日而渴死的夸父、治水的大禹和鯀、始播五穀的后稷等，他們只要吃了產於崑崙的玉膏和飲源於崑崙的神泉就可長生不死。那裏更有名叫沙棠的不死藥，由貌狀如人、

豹尾虎齒而善嘯的披髮怪物西王母掌管。崑崙之丘上面更高的地方叫涼風之山，凡人到達此山，就能不死。

后羿和嫦娥奔月的神話故事也與崑崙山有關。射下九個太陽的后羿聽到西王母有長生不老和不死的仙藥，就以他超凡的力量和意志，到崑崙山找西王母要藥。西王母有感於他對人民有大功勞，就把不死之藥賞給他。后羿把不死之藥帶回家，給她妻子嫦娥保管，準備找個好日子兩人一起同吃，怎知嫦娥一個人偷偷地把全部不死藥吃光了。吃了仙藥的嫦娥身體突然輕飄飄的，不由自主的飛上天上的月亮去，從此就長住在那月宮裏，不能重回人間去。

中國神話中的「仙鄉」故事，後來發展成後世煉丹求仙的仙話故事，仙話故事是受道教思想影響的產品，與先民原來的思想有所不同。神話中的「仙鄉」反映先民有感衰老和死亡對人生的限制，體認到生命的短暫，遂產生突破時間控制，克服死亡的願望。縱然如此，這不表示他們對死亡感到恐懼，這只反映出他們對生之嚮往。死後審判和地獄懲罰的觀念，是後來外來宗教傳入才產生的，先民並無那些死後住極樂世界或地獄的信仰。雖然今天我們知道根本沒有仙鄉的存在，也沒有甚麼不死之藥，但他們樂生的態度和對永恆生命的追求是值得肯定的。

2. 幽冥神話

雖然先民有不死的渴求，但死亡又確實在他們的經驗中存在，他們又怎樣理解死亡這回事呢？在先民的觀念裏，人死後魂離開軀體，但仍有知覺地活在另一個世界。人死有如日落，是到一個陽光不到的

黑暗世界，這世界就是「幽冥之國」或「幽都」。先民有鬼魂的觀念可能來自睡夢的經驗。人睡着的時候，能夠看到自己像醒時進行活動，而且死了的人也時常在夢中出現。先民不明白造夢的原理，就相信人有魂，而人的魂在人的肉軀靜止時仍在活動。死亡就是人的肉軀永久靜止的狀態，但其魂一即鬼魂一能離開肉軀而繼續在「幽冥之國」動。先民想像的「幽冥之國」都是黑暗一片，大概因為他們是在黑夜睡着時才意識到魂的存在。

古代各民族都有「幽冥神話」，而且大都相似。在《山海經》、《楚辭》、《淮南子》等古籍所載的羽淵、成都載天、泰澤、員邱、積雪之野、不周之山、北冥等地都是指太陽沉落或極北終年不見日照之處，是中國神話中與「幽冥之都」有關或幽冥之所在。后土是主治地下幽都之神。「幽冥之國」多風多雨，「幽冥之國」凡物盡黑；有黑山、黑水、黑蛇、黑虎、黑豹，「幽冥之國」有黑色幽民，即是不死之民。《山海經》關於不死的記載頗多，且都與「幽冥神話」有關。

神話中的「幽冥之都」，與後代因道教和佛教興起而產生的死後地獄觀念和閻羅王無關，神話中亦無賞善罰惡的意識，「幽冥神話」純反映先民相信人死魂不死的觀念。

3. 變形神話

中國神話，也有不少死亡的現象，但這些故事主角的死亡往往不是一個終結，而是轉化成另一個生存模式，死亡只是這個轉化的必須過程，神話學家將這些「死而再生」主題的神話稱為「變形神話」。

中國的創世神話就是典型的「變形神話」。盤古是我國神話中的創造神。他原本在蛋裏沉睡了一萬八千年，他醒起就向蛋砍過去，這就把天地劈開，跟着他用頭頂著天，腳踏著地，使天地不會合攏起來。後來盤古老了，累了，就倒在地上死了。他死後，左眼化成太陽，右眼化成月亮，手、足和身軀化成大地和高山，肌肉化成田土，血液化成河流，皮膚和汗毛化成草木，汗水化成雨露和甘霖，牙齒和骨頭化成玉石和金屬，頭髮和鬍子化成數不清的星星。盤古雖然死了，但他以他整個生命和死後的身體孕育宇宙萬物。這則神話指出通過創造神的死亡而有宇宙萬物的出現。

除此之外，中國神話中主角死亡後還有不同的轉化。第一種轉化是死後化爲植物的：神話中的炎帝有個女兒叫做瑤姬，她剛到了出嫁的年齡，還沒有出嫁就死了，她的精魂就去到姑搖之山，化做了一棵瑤草，開着黃色的小花；另一個神話故事是巨人夸父立志追逐太陽，結果口渴致死，他手執之杖就化爲一片桃林。

其次有死後化爲動物的故事：炎帝有一個女兒叫女娃，她有一次到東海遊玩，不幸遇溺身亡，淹死海裏，她的魂靈就做叫精衛的鳥，常銜着西山的小石子，想要填平海；另一個體半邊是人，半邊是魚，這奇怪的生物叫做魚婦；還有一個故事是顛項的後代伯鯀因竊取帝之息壤去沿水，觸犯了帝命而被殺，死後化爲黃熊。

第三樣轉化是死後化爲山川雲雨之神或登仙。炎帝之女瑤姬之死有另一說法，話說天帝哀憐她的早死，就封她到巫山去作雲雨之神。早晨她化做一片美麗的朝雲，黃昏她又化做一陣瀟瀟的暮雨。另一個故事是春天之神伏羲有個美麗的女兒叫宓妃，她因爲在洛水河淹死，

所以成爲洛水之神。又炎帝有個女兒住在桑樹之上，不肯下來，炎帝就命人在桑樹下焚燒起一把火，企圖迫她下來，那知女兒蛻化了血肉的形軀，隨火焰冉冉上升登仙去了。

第四樣轉化是死後生子。中國神話中另一個創造女神女媧，她做完爲人類的工作，也休息死了，但她的死不是滅亡，《山海經》說她有一條腸子，化生了十個神人，住在栗廣之野。伯鯀觸犯了帝命而被殺，他死後三年不腐，而孕育另一個再生的生命——禹，禹是伯鯀的再生，也是神話故事中治水的大英雄。

從以上「變形神話」中「死而再生」的主題，反映先民特殊的自然觀和生命觀，這些觀念包括以下幾個：

1. 對自然界週而復始、循環不息的體認

在先民的經驗中，地上萬物隨着春夏秋冬四季的循環而有生長茁壯和枯萎死亡的現象，宇宙天體也是依照這規律循環運動。日出日落，晝夜交替、月圓月缺，四時運轉都是週而復始，循環不息的，這令先民產生不死與死而再生的信仰，表現於神話故事的，就是沒有完全泯滅的死亡，所有的死亡必然是另一生命的開始。

2. 生命一整的自然觀

人類對自身生命的意識是經過漫長的發展。先民不會將自己的生命獨立於整體自然的生命。他們把自然看成一個巨大的生命體，盤古化天地萬物的神話正表現這種信念。人在這生命體中沒有被賦予突出的地位，他只是這生命體的一部份，但他不比其他部分高，甚至比其

他部份低。這就如一個初生無自助能力的嬰兒一般，他無法分辨母體與自身的分別，物我之間的分野，嬰兒是那麼柔弱，外間的世界都比自身強而有力，處於人類嬰兒期的先民就是這樣的思想狀態。

這個生命一整的原則，不但適用於同時性秩序，也適用於連續性秩序；一個生物的生命可以被另一種生物的生命所延續，所以有死後化為動物，化為植物的「變形神話」。

3. 萬物有靈 (泛靈論 Animism)

人類學家很早提出過人類曾有過相信萬物有靈的思想階段，因為他們對大自然認識有限，對大自然既敬且懼，遂相信大自然中萬物都與人類一般有生命，有思想，有意志，有情緒。此外，古人相信人死之後，靈魂不滅，可附於有生或無生的物類而行事，「變形神話」亦由此而生。

4. 圓形循環的時間信仰

台灣神話研究學者王孝廉先生對「變形神話」的觀點很值得一提。他認為「變形神話」反映了古代人的圓形循環的時間信仰。在這圓形循環的時間信仰下，古代人認為時間也是具有死與再生的本質，因此古代人的「過年」並不單是一個時間的記號，而是有其由俗到聖的通過意義，「過年」是一個俗性時間的結束(除夕)和重新開始(元旦)；「元旦」是新時間的開始，所謂「一元復始，萬象更新」，「復始」是說時間再從最初開始，是爲了重返宇宙開始的神聖時間，「過年」可以說是古代人的時間的再生禮儀。

在這樣的時間觀下，古代人認為所有的事情現象都是創造、破壞、再創造的原型回歸。爲了要使一個狀態產生變化，首先必須破壞現狀，由現狀的破壞而導引出另一個新的狀態，生命也是如此。在「變形神話」中諸神，都是通過死亡以及原來形體的解消而結束一個俗性時間，再通過變形而回歸到原始永恆的神聖時間，「死而再生」正代表由俗到聖所必經過程。

中國古代「變形神話」中「死而再生」的主題表達了先民對死亡獨特的看法，神話學家卡西勒的話把這看法說得非常清楚：

神話教導人們死亡並非生命的結束，它僅意謂生命形式的改變，存在的一種形式變成另一種形式，如此而已，生命與死亡之間並無明確而嚴格的區分，兩者的分界曖昧而含糊，生與死兩個詞語甚至可以互相替代……在神話思想裏，死亡的奧秘轉變成一種表象——借着這種轉化，死亡不再是無法忍受的自然事實，它變得可以理解、可以接受。

結語

從以上三類中國神話的探索中，我們不單看到先民對死亡的看法，亦看到他們對生的看法。先民將人的生死融滙在大自然的整體生命中。他們的生死觀念源自自身的生活體驗和對大自然的觀察。因此，我認爲他們對死亡採取一種很自然的態度，並沒有對死亡有強烈好惡之情。在神話中，從不見對死亡有嚮往或恐懼之表達，更不見被賦予倫理上或宗教上的價值，如「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的說法，或與罪惡、奉獻、輪迴觀念扯上關係。

神話作為先民集體意識的反映，從對神話中死亡相關主題的探索，我們可以相信先民有「不死的渴求」及「死而再生」的觀念。先民不承認死亡是一個終結，不願看到死亡是一切的泯滅，相信魂不死和「死而再生」也許是先民面對死亡時的一種安慰，亦代表先民對生的原始慾望。這種對生的肯定，也許是上天賦予人類最自然的本能，也是人世間一切美善的發展基礎。

參考書目

- 茅盾，《神話研究》，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1。
- 王孝廉，《中國的神話與傳說》，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
- 王孝廉，《中國的神話世界》，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
- 袁珂，《中國神話傳說》，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4。
- 王景琳，《鬼神的魔力——漢民族的鬼神信仰》，北京：三聯書店出版，1992